

青春是生命中的一段詩歌，一段過程，  
一段放逐，一種背上背包就走的勇氣。  
不為了什麼，也不是一趟以結束為終點的騎行，  
走多遠算多遠，是我們當下的信念，  
浪漫恐怕也難成所謂的代名詞。

騎著單車要出發了，  
輕聲地默語，讓距離更接近距離。  
潛意識裡隱約的渴望，我們沒有忽視，  
並且翻騰，遽增.....  
二十歲的七月天，我不停歇，  
心中的那股恐懼不會退減。  
航向天邊，並輕輕地帶上那.....  
背上背包就走的勇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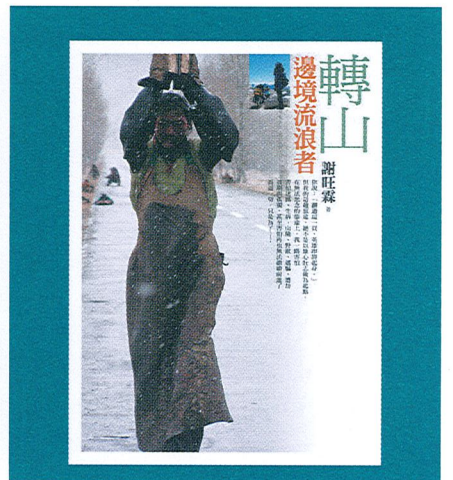
by 蕭欽鴻



## 單車放浪—【川北甘南·環青海湖之行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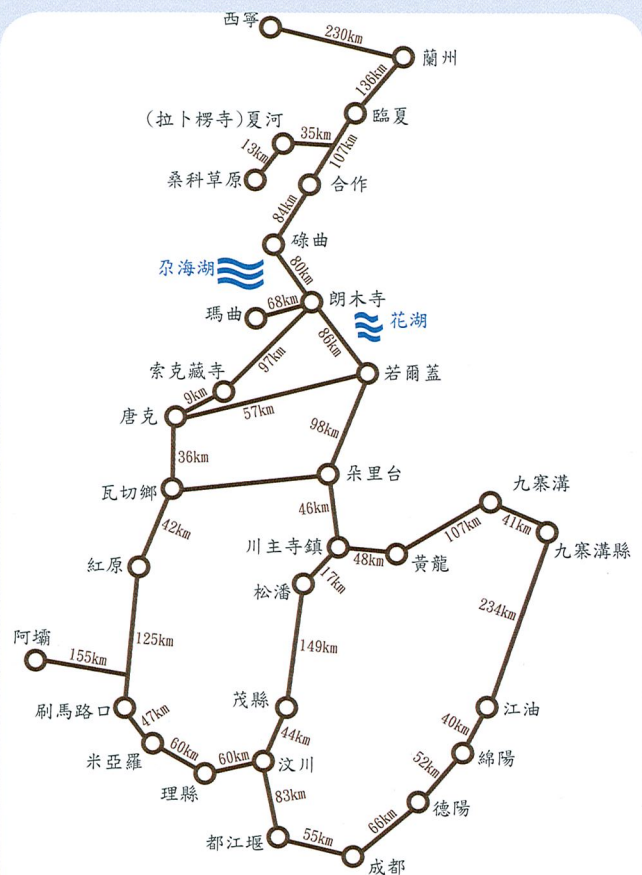
圖、文 / 蕭欽鴻

二零零四年九月，夏末初秋，一位來自桃園中壢的二十四歲青年—謝旺霖，獲得林懷民先生《流浪者計畫》的贊助，帶著單車和少量的旅費，隻身前往中國，由雲南省麗江市為起點，西藏自治區的拉薩聖城為終點，展開了一場銘心刻骨的滇藏騎行之旅。返程後撰寫《轉山》一書，並於二零零八年正式出版，就此開始影響了無數年輕的心靈，紛紛踏上轉山之途，為生命找尋出口。



### 【騎行路線】

川 西北、甘南、環青海湖的單車騎行，主要線路為沿213國道從成都出發經汶川、茂縣、米亞羅、紅原、若爾蓋、朗木寺、碌曲、合作、夏河、臨夏到西寧，再由西寧前往青海湖，環青海湖後再搭鐵路回到成都，其間主要遊玩了若爾蓋大草原、朗木寺、拉卜楞寺、桑科草原、西寧、青海湖等景點，全部行程兩千多公里，經歷頗豐，該路線為高原路線，沿途風景優美，有岷江河谷一路相陪，地形、地貌豐富，包含了平原（成都平原）、山地（岷山山脈）高地（青藏、黃土高原），幾乎是中國地形三個階梯特徵的濃縮版，另外由於跨越中國南北氣候的交界線（秦嶺山脈），路線的前半段海洋性氣候特徵明顯，後半段更能感受到大陸性氣候的特徵。騎行中充分領略了該種差異。沿途經漢、羌、藏、回四個民族聚居區，由於多民族聚居，社會文化也較為複雜，卻讓我回味無窮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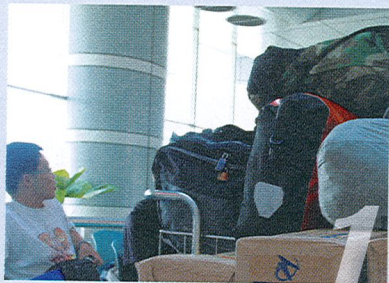
## 【正文】

### 緣起

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，天氣晴，這是個我永遠都忘不掉的日子，三個來自台灣青年，帶著單車與理想赴上了這條旅途，川北甘南、青海湖、青康藏高原，對於島國子民或許陌生的地名一個個浮上眼前，我告訴了自己那就是遠方，三毛書中的撒哈拉，在那，沒有橄欖樹，取而代之是無盡的曠野與層山連綿，星空斑斕點綴在最深的夜，三十三天的異國流浪，我想已經足夠讓我開始想家。電影《練習曲》中有句話說的很好「從哪裡來就回到那裡」旅行為的不是離開，而是重新找到回家的路。日常生活累了，思緒僵了，熱情冷了，那正是為自己來趟壯遊的好時機，二十歲對於自己是個關口，我選擇衝破它來開闊視野，也宣告未來的人生對自己負責。說是一趟壯遊，其實倒成了一場另類的成年禮。

### 出發前的忐忑不安

還記得出發前那晚，心理的期待與不安隨著時間逼近接踵而來，在確認所有該攜帶的裝備都放入背包後，我走到床邊躺了下來，此時腦中思緒開始翻騰，心中有股莫名的聲音不停地質問，「天啊！真的要去嗎？難道你不害怕？現在反悔還來的及喔！」此時的我才意識到縱使自己做了再多準備，內心深處脆弱的那部分不會消失，掙扎了許久後我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，並用篤定的語氣告訴自己「既然決定了，那就勇敢的去吧！」自此之後我才真正體會什麼叫做勇敢，勇敢並不是不會感到害怕，而是害怕一件事，卻還是願意去完成它。想通後我漸漸入眠，迎接隔日的到來。





## 祖國的衝擊

這趟旅途雖說是壯遊，但其實是我個人第一次出國。在台灣居住了那麼久難免會對中國有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，不論是好是壞，在出發前我就決定用自己的雙眼去確認一切，當班機緩緩降落在成都市近郊的雙流國際機場，領好行李、走出機場大門，不可否認，接下來眼前所見的一切著實震撼了我！機場前的交通非常雜亂，毫無秩序可言，小客車、計程車、大客車，全部鑽來鑽去，誰也不讓誰，並以惱人持續的喇叭聲互相警示，這才發現原來內地按喇叭的習慣與台灣不同，通常在對方來車尚未讓步之前是不會停止的，有時候甚至可以持續二十秒以上。當下的我們整個傻眼，不過很快的回過神來，找台廂型車(內地稱作麵包車)把我們送到市區，在前往市區的高速公路上交通依然混亂，下了高速公路後，眼前所見的景象仍是讓人吃驚，三輪車、牛車、汽車、電動機車全部同行於一條路上，交通號誌形同虛設。汽車逆向行駛，基本上算是想

怎樣開就怎樣開，另外道路兩旁垃圾遍布，感覺整座城市陷入混亂，讓人無法接受。車子從郊區緩緩駛進

市中心後景象有所改變，商業高樓林立，餐廳、店家，想的到的連鎖店應有盡有，彷彿又回到台灣的都市。繁榮的景象跟半小時前完全無法比擬，不過短短三十公里的距離，深深的感受到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的發展有成，強調突飛猛進的硬體發展，讓多數省分的省會都市接上國際，卻也造就了令人咋舌的城鄉差距，只要遠離都市，景象彷彿又回到五零、六零年代的台灣農村，整個貧富差距實在大到讓人難以想像，或許這些都是工商業發展的必經之路。不諱言地，當時我第一個感受就是趕快離開這個都市。

1、2：於高雄小港機場等待登機，照片中為我們此次所有攜帶的行李。

3：飛機升空後美麗的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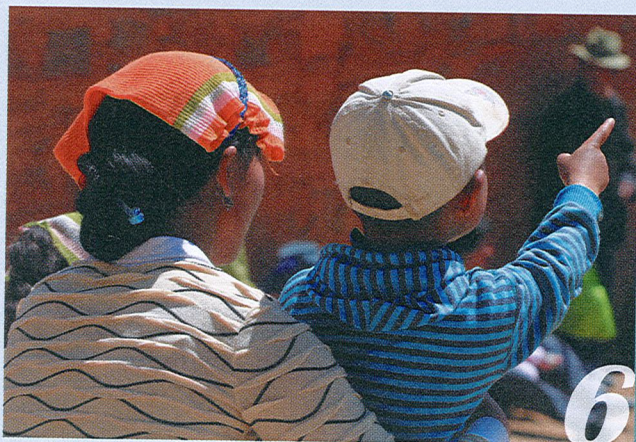
4：現代化的成都車站，旅客熙來攘往的進出車站。

5：早晨的成都市，陽光灑過街頭，襯著路樹與行人，形成了一幅美麗的畫面。

## 梵音飄過的國度—夏河·拉卜楞寺

離開成都市，騎上青康藏高原的川北地區，一路向北越過四川省與甘肅省的交界，我們來到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山中城市—夏河縣縣城，這城市擁有一座值得讓世人詠嘆的藏傳寺廟—拉卜楞寺，它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，目前保有全中國最好的藏傳佛教教學體制。一九八二年被中國政府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初抵夏河縣城時，被濃厚的藏族氣息所吸引，大街上藏人熙來攘往，絳紅色的僧侶襯於其中，當然也不乏打扮花俏的遊客與琳琅滿目的攤販，抬頭一望，各式各樣的旅店密布，我們選了那間最便宜的青年旅館落腳，安頓好行李後到大街上閒晃，街上攤販有賣藏族傳統服飾、藏餐，以及犛牛肉，非常特殊，異文化的旅行，可以給自己更多的空間去看待不一樣的事物。晃了晃索

性走進拉卜楞寺裡參觀，恰巧寺裡舉辦法會，聚集數千人於寺廟的廣場中，寺裡僧人依照藏傳佛教傳統執行法會，莊嚴且隆重，幾乎每位遊客都拿出相機捕捉這珍貴的一刻。事實上，拉卜楞寺自一七〇九年創建至今，在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下、經歷歷代寺主嘉木樣活佛和廣大僧俗教民的努力，已經成為包括顯、密二宗的聞思、續部下、續部上、醫學、時論及喜金剛六大學院，108屬寺和八大教區的綜合性大型寺院，在發展中形成了獨特的藏傳佛教文化，包括建築、學院、法會、佛教藝術、藏經等。是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佛學學府之一，被世界譽為“世界藏學府”。鼎盛時期，僧侶達到四千餘人，一九八〇年對外開放旅遊，讀者有機會的話必定要一遊此處，好好品嚐藏傳佛教的經典所在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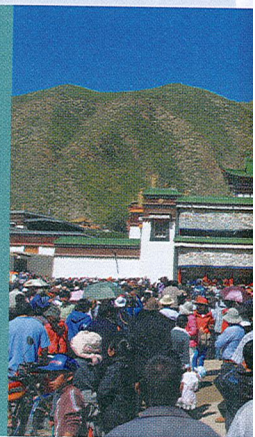


6：法會中的一位藏族婦女與她的小孩

7：前往拉卜楞寺時巧遇法會，聚集了數千人於此，非常熱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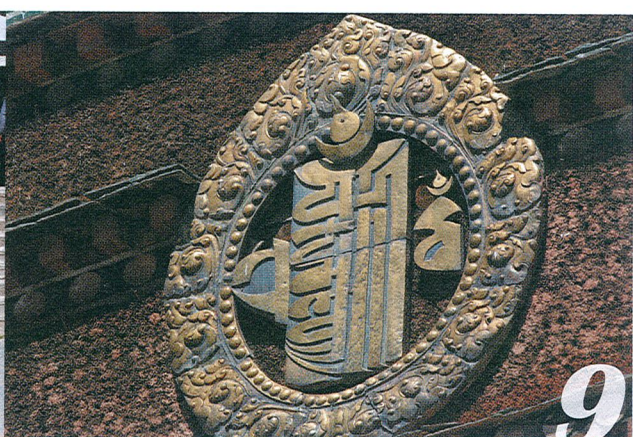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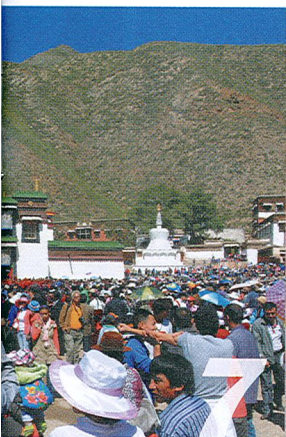
8：寺院外的一群僧人，絳紅色穿著，非常顯目

9：寺廟建築上的一些裝飾，中間符號是藏文





10：於拉卜楞寺外的曬金台上俯瞰整個寺院規模，非常龐大且精雕細琢



- 1 1：熱心的烏拉村長幫我們盛上溫熱的酥油茶
- 1 2：隔日清晨我們在桑科草原上騎馬觀看日出
- 1 3：我與農牧之家青旅的老闆合照，老闆叫老周，個性豪爽好客，因為我們來自台灣又騎單車過來環湖，所以跟我們聊了許久。
- 1 4：青海湖旁有許多地方都築起柵欄，並蓋了許多旅館，商業下的衝擊，當地的藏民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改變呢？
- 1 5：青海湖旁還是有不少牧民放牧，延續他們長久下來的生活方式繼續生存

### 遺世而獨立—桑科草原與烏拉村長家

桑科草原位於距夏河縣城拉卜楞寺西南方十公里的草甸草原，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，有公路直通，草原面積達七十平方公里，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主要畜牧業基地之一。這裡人口少面積大，僅有四千多牧民，草原遼闊無際，是一處極為寶貴的自然旅遊區。桑科草原離夏河還有一小段距離，我們本來是沒打算前往的，但與旅伴討論過後決定放棄騎單車，改乘計程車前往。因為在出國前有找到一份內地網路的資料，資料上提及桑科草原裡有位烏拉村長能提供旅客住宿，不過住的地方當然不是普通的旅館，是藏式建築的「炕」，因為草原廣袤無際，在夜晚時氣溫驟降，村長屋內有一個持續燃燒的爐灶，類似北國建築的暖爐，具有維持室內溫度

的功能，但有別於後者，炕內所燃燒的是風乾的犛牛糞便，並有一個金屬煙囪把燃燒後的煙霧引導出去，形成了「孤煙裊裊，直上青天」的景象。烏拉村長是一位好客的藏式婦女，當我們一到她家後立刻煮了一壺酥油茶讓我們品嚐，喝起來有點像奶茶，不過挺爽口的，在喝茶的同時烏拉村長捏起了糌粑，一種由青稞粉混著酥油與砂糖的麵團，是非常道地的藏式主食，吃起來很像台灣的發糕(台語)，雖然甜但卻不會很膩。夜晚中的草原因無光害，星星特別耀眼，頗有台灣高山的感覺，冷風刺骨卻很滿足，這晚是我度過最平靜的夜，不在哪裡，西北偏西，塞外之感而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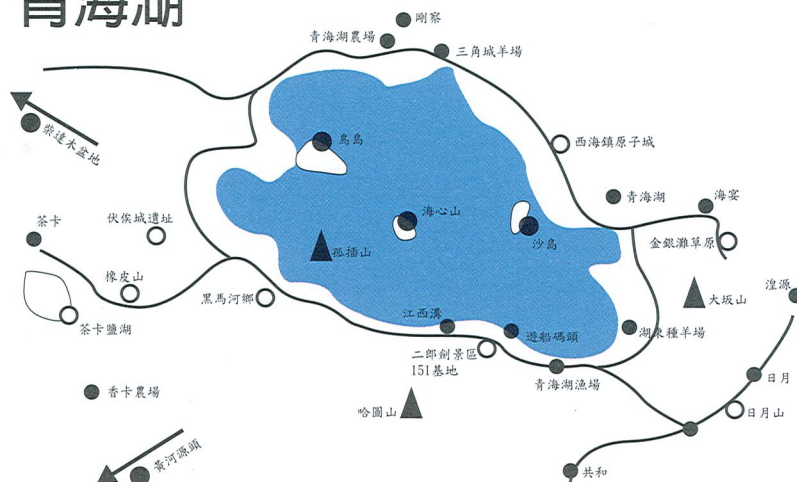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商業下逐漸漢化的藏式傳統—青海湖

青海湖位於中國青海省內青藏高原的東北部，是中國最大湖泊，也是中國最大鹹水湖、內流湖，早期面積四千兩百三十六平方公里，現因人為及氣候因素急遽縮減，環湖周長三百六十多公里，湖面海拔三千兩百六十公尺。傳統上藏人居住的地方處高海拔，農業發展不易，所以多因地形的不同而從事山牧季移與游牧維生，本應是能夠自給自足的，青海湖四周更因群山環繞，水源充沛，草場豐美，非常適合發展游牧業。近來青海湖觀光逐漸興盛，遊

客大量湧入，此地的藏人多數已改行賺觀光客的錢了，原來質樸的藏人現在卻成了商人，彼此間互相競爭利益，看到遊客上門，無不上前拉攏生意，讓人感覺好不真實，卻也憂心藏式傳統的流失。或許每個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權利，藏人也不例外。觀光業確實帶來不少收入，卻也使弱勢文化在強勢文化之前，手足無措的樣子顯露無遺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### 青海湖







每年七八月正是青海湖油菜花盛開的時候，不少旅客於花期時前來賞花

## 回國後的醒悟

不可否認，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歷史上有難以抹滅的連結，我以前總會在想，雖然我們是台灣人，但你可以想像在不遠的對岸有著十三億人口與你素昧平生，可能與你共同擁有某些文化上的雷同，甚至與自己說著同樣的語言嗎？這確實是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，拋開政治上的矛盾，單憑這點我就會想去那些地方看看。可是你又知道嗎？漢人、藏人、蒙古人、回族人、維吾爾族人等，這些文化完全不同的種族卻都身處在同一個國家-中國，而且還有共通的語言，這些現象都非常迥異且耐人尋味。此次中國行讓我改觀不少，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發展真的非常快速，可以想像當這麼龐大的國家強盛起來

會是多麼有影響力的一件事。其實中國內部也有許多隱憂，因為人多所以強盛，但也因為人多所以雜亂，以至於中共當局必須以較專制的手段統治，否則必定陷入混亂。基本上中國已算是經濟自由的國家了，唯獨政治仍是封閉，進出火車站或地鐵，行李需要過X光掃描，只要是人口聚集處如車站、市集等都會有公安荷槍實彈的站崗，這都不是一個現代民主國家會看到的景象。不過我很慶幸自己在二十歲的時候能夠有這個機會到中國一遊，這趟旅途體會了不少事情，除了欣賞美麗的風景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能看到中國西部地區的民族差異，這對於我來說彌足珍貴。

## 【後記】

後來我在一次訪談中得知，謝旺霖二十四歲之時，正值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東吳大學政治、法律雙學士畢業，在外人眼中理當成為一位律師或會計師，應是飛黃騰達，前途無量，不過此時在他心中卻有另一件事漸漸萌芽，那就是成為一位「作家」。當時的這個想法他無法向任何人啟口，作家這份職業在刻板印象中所代表的潛意義，無非是「貧窮」或是「孤獨」，謝旺霖無法找到足夠的理由去說服自己、家人以及朋友，宣告自己將以作家作為終生志業，這時的他有了人生中最深的感嘆！—

「想做的事不能做，會做的事卻不想做。」相信這也是許多的人生煩憂，但他決定衝破人生的兩個罩門，把自己丟入極端的旅途，騎單車到拉薩，三個月的騎行貧窮與孤獨始終相伴，一路憂心被搶，恐懼生病，害怕意外，擔心軟弱後一蹶不起，相挺他到最後的不是所謂的勇氣，而是打從心底對於夢想的堅持，那是他的路，他撐過來了。這不是終點，是通往人生旅途中的另一個起點。■